

# 遭遇 禮拜八

鐵凝

女 一九五七年生於北京

一九七五年六月赴湖北農村插隊

一九七九年調「山花」雜誌任編輯

一九八四年調河北文聯從事專業創作

現為全國作協理事、河北省文聯副主席

著有小說集「夜歸」、「沒有鈕扣的紅襯衫」

「哦，香雪」、「鐵凝小說集」

長篇小說「玫瑰門」其中「哦，香雪」

「六月的話題」分獲八二年、

八四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沒有鈕扣的紅襯衫」獲

第三屆全國短篇小說優秀獎

「哦，香雪」獲第四十一屆柏林電影節

最佳兒童片獎

部分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



鐵凝



遭遇礼拜八

京新登字 124 号

## 遭遇礼拜八

---

著 者：铁 凝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北京市朝阳门内南  
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印刷者：九九〇一工厂印刷

发行者：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 本：787×1092 毫米 1 / 32

印 张：9.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10000 册

---

书 号：ISBN7-80039-547-2 / I · 229

定 价：4 · 90 元

## 作 者 的 话

有一年的早春，我随着新闻记者到冀中平原一个著名的村子参观。这村子所以著名，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在近十年里治村有方，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以同步发展。由于各种副业的兴起，村民富起来，钱多得甚至不耐烦去数，只拿秤来约，根据钱的斤两即可知钱的数量。说到村风，这里就有一个被讲了上千遍的故事：有一家母子二人在早晨打开院门时，发现地上有一块手表，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就把表交到了村委会。

我们被引到这拾金不昧的家庭采访，大门口排列着因欢迎参观者而放弃念书的小学生们。在早春的寒风里，这些孩子拍着冻得紫红的小手，口中麻木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使人不免担心，由于参观者的络绎不绝，孩子们这机械的口号还要持续多久？

走进院子，那母子二人垂手侍立迎候来客，接着便开始了对那个早晨发现手表的叙述。当时我有点走神儿，因为刚刚扫过、还印着扫帚印儿的院子里有一排花盆吸引了

我的注意，花盆里盛开着红的白的月季，非常娇艳。

这样的季节是不可能有什么月季盛开的，我走近了，看出果然是假花。可是它们假得多么逼真呵，简直假得都真了。当我们评价把真东西模仿得高明的假东西时，不是常常这样说么。正好比我们看见园中盛开着真花时，也会不由得感叹：天下竟有这样完美的真花，简直真得都有点假了。

小说和生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再真实的小说也抵不上生活的真实；再荒诞的小说也抵不上生活的荒诞。

我费了这许多口舌来讲述那个村子，但那个村子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故事里。它所以使我难以忘记，仿佛就是因为，在一个用泥土铺就、沐浴着春风、太阳和原野气息的院子里，摆着假的月季。倘若那母子的讲述本是真事，如同芬芳的真花，那么，因了那些假花的陪衬，他们的故事反而蒙上了虚假的色彩，正好比“真得都有点儿假了”。

到底小说家追逐的是什么呢？是“真得都有点儿假了”，还是“假得都有点儿真了”？我不知道。

我只想，我绝非有意对那个村子不恭敬，即使它给我一些真真假假的感受。您知道，我的有些小说看上去对生活是不大恭敬，那实在是因为我企望着生活更神圣。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二日

# 遭遇礼拜八

## 礼拜一

阳光在街面铺张着。便道上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拿了扎过眼、灌过水的皮球冲骑车的人们喷射。自行车的洪流里有女人的脂粉味和男人的烟味。姑娘们尽是黄脖子白脸，开放的红嘴和凶狠的细黑眉。朱小芬骑车从她们身边擦过，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你不能为了姑娘的脸色自然，就让造眉笔和造香粉的失业。

朱小芬很超脱。

朱小芬很久没有这么畅快、通达的心情了，自从结婚

以来。现在她离婚了，离得利索离得及时——她才三十四岁。每每想到她的岁数和她的离婚她就高兴，就高兴得想跳绳跳“双摇”，跳这个自小就爱的运动，跳——这一个——运——动！她故意用力蹬着自行车，腿上的肌肉随之就绷紧紧了，接着便是有意识地收臀。生了孩子之后她的屁股明显地肥圆，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她会跳绳，跳绳能使身体各部位都活动起来，能强化神经系统的机能，加速血液循环，扩大肺活量，增强消化器官，提高新陈代谢等等等等。她得跳，人能够跳起来是多么好啊！跳是飞的前奏，能够飞的人必定都有过一次又一次的跳。

朱小芬有个孩子——前边说过，她生了孩子。婚是离了，孩子她可得要，目前十个月的孩子放在娘家。她很爱她的孩子，离了婚就更爱。当初父母劝她别离婚就曾经摆出孩子作理由：“看在孩子的面上吧。”他们说。“可不，请您二位看在孩子的面上。”她说。二老都知道这个“孩子”是指朱小芬本人。

朱小芬的嘴并不总是这么好使，她和丈夫几乎没吵过嘴。她差不多在答应和他结婚的同时就后悔这种答应了，她对他是绝了种种兴趣，因此他们吵不起来。结婚之后她老是频频地出差，她在一家省级文学刊物做小说编辑。她不辞劳苦地去全国各地组稿，看作家的脸色、男作家夫人的脸色、女作家丈夫的脸色，拜望各式各样的冒着寒光的新星，扶掖犄角旮旯她听说过的那些羞羞惭惭又跃跃欲试的新人。她很愉快，甚至孩子刚两个月她就断了奶，跑到

新疆参加一个笔会去了。暴胀的胸脯弄得她的前襟老是湿淋淋的展示着她的忘我牺牲精神。她的诚意使她不断组到一些至少二流的稿子，后来竟有新人的一流之作经她发表居然获了全国奖。朱小芬赶上了好时候：评职称一开始，编辑部就异口同声视她为破格晋升的一号种子选手，后来她被破格为副编审。她的丈夫是所有认识她的人之中最后一个听说这件好事的。朱小芬最厌烦把自己的好事说给丈夫，她喜欢告诉他一些倒霉事，说不清想让丈夫气愤还是想让丈夫沮丧。她的丈夫在家里老是重复着他那个天生的动作：翘着小拇指把衣服上看不见的灰尘掸来掸去。而朱小芬一看见这个动作就头晕。

终于有一次她出去组稿一个月回家，掏出钥匙开不开门。那一刻她站在门外忽然有种预感，她觉得她就要解脱了，她几乎有点感激这扇打不开的门。后来她的丈夫开了门，门后有一位白脸黄脖子的女的。

朱小芬和她的丈夫平静地分了手。丈夫恨恨地说：“我就猜着了，你早就盼着有一天掏出钥匙打不开门。”朱小芬笑了笑，没说什么。心想原来他是懂得她的，他并不仅仅会翘着小拇指在身上掸来掸去。懂，不见得就意味着爱，没准儿越懂越腻味。

朱小芬把车骑得飞快，仿佛身后有股喷射的力量或者她自己正被爽利地喷射。晨风在脸上呼啸。摩挲着裙子下边的小腿，那双晒得黝黑的、覆盖着金色汗毛的腿。

她把车子随便歪在车棚里，脚步轻快地上了二楼走进



编辑部。她发现编辑部几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她的办公室，似是彼此的巧合又象是对她的恭候。她觉得这里的空气弥漫着一一种前所未有的哀伤。

## 礼拜二

“可恶！”

说话的是主编邹大姐。昨天编辑部全体轮番慰问了朱小芬之后，今天以邹大姐的这声“可恶”为首，又开始了对于朱小芬的丈夫不问青红皂白的公开指责。

慰问，自然是慰问朱小芬的离婚，或者因朱小芬离婚而对她发起慰问。尽管朱小芬对这场慰问缺乏精神准备可她忍受住了这慰问，心想人之常情吧，你别了旧生活，眼前正摆着新日子，新旧交替之间能得到同事的关心，无论如何不是坏事。倾听慰问之中她只是觉得大伙儿犯不上那么哀哀切切、那么充满凄愁，与她心情不甚合拍倒在其次，关键是这种准备性太强的集体哀愁使人觉得他们早就背着她演习了多少遍。

“可恶！”邹大姐又说，“孩子才十个月，他还真舍得。”

“什么叫没人味儿？这就叫没人味儿。”有人附和道。

朱小芬辩解说这不赖她丈夫，因为离婚是她提出来

的。邹大姐打断她说，八十年代的女性竟可怜到这种地步：背负着莫大的冤屈还强撑着面子。接着又问朱小芬吃早饭了没有，好象朱小芬一离婚连早饭也吃不上了。朱小芬说她吃过了，邹大姐立刻叫绰号“里外里”的编务给朱小芬泡杯茶。朱小芬从来没有上午喝茶的习惯，可是“里外里”已经把一大杯滚烫的茶水捧给了朱小芬，并且解释说这是麦饭石滇红茶，一种新型保健饮料，上月他去辽宁出差带回来的。于是大伙儿都瞧着捧住茶杯的朱小芬，这使她想起《雷雨》里周朴园逼繁漪喝药的情景。她想了半天众人之中哪一位是德国的克大夫，一会儿觉得是邹大姐，一会儿觉得是“里外里”，一会儿又觉得是生产麦饭石的那家开发公司。后来她撮起嘴唇喝了一口，因为再不喝，没准儿该有人给她下跪了。茶咽进了肚子，朱小芬有点想笑，她想平心静气跟各位谈谈别让他们为她担忧。她原本怎么也没怎么，她很惬意、很青春、很想跳“双摇”，挎包里就有一根包了牛皮的线绳。可是他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邹大姐甚至抚摸了几下她的肩膀示意她不必多言，他们明白她的一切。

邹大姐从年轻就守寡，一人带着五个孩子，日子怎样的艰难她最清楚。她老是跟大伙儿提及文革中她进“牛棚”后那五个孩子的可怜：老大炖一锅排骨，从排骨刚开锅五个人便围住炉子下手捞着吃，排骨炖熟，锅里就只剩下几根肋骨和一个汤底儿。谁都知道邹大姐家的排骨事件，那是编辑部的一个保留节目。邹大姐赢得了整个编辑部的尊

敬——“真不容易”，人们提起她头一句准是这话。这话可以含着仰视的敬重，也可以含着俯瞰的优越，二者总是交替着被邹大姐感受于是她在领略安慰的同时又总品味着几分编入另册的伶仃。现在朱小芬离婚了，尽管朱小芬不是寡妇，可她也成了个单个儿的女人。这使邹大姐觉得忽然之间本人不那么孤苦了，“真不容易”这句话她可以跟朱小芬伙着用了。人有时候是需要跟别人伙着用一词的，干嘛单把一句话变成对付我的专利呢？邹大姐想着朱小芬的丈夫，构思着帮助朱小芬渡过孤独难关的具体措施，比如下班后买些奶粉、水果之类去朱小芬娘家看看她那十个月的孩子，然后……

“喝呀。”她指着朱小芬手中的大茶杯。

### 礼拜三

朱小芬两天之内接受了不少礼品：西瓜、可乐、果珍、蜂王浆之类。她已经开始憎恶提着东西敲她娘家的人，这种没事找事的敲门，弄得全家不宁。

原以为今晚能够清静，谁知朱小芬刚洗完澡，于真就闯了进来。于真是朱小芬插队时的“队友”，后来二人一起上大学，毕业时才各奔东西：朱作了编辑，而于留校当了

教师。

于真长了一张鸟儿样的尖嘴，开口就是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她的口头语，你问她吃过饭了没有，她也得先“为什么为什么”之后再答“吃了”或者“当然没吃”。于真的屁股还没在沙发上放稳，就致惊导怪地盯住朱小芬的脸，好象那脸上正落着一只苍蝇或者正行进着一条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说，“真没想到才一个礼拜没见面你就憔悴得这么厉害。脸黄着、嘴唇干着、脖子上出了褶子、连头发也显出少来。你这么下去可不行，将来怎么办呀。你得注意保养，得大补：西洋参、阿胶、桂圆什么的，不然再过一个礼拜我都不敢认你了。你干嘛不用紧肤水、去皱纹露、粉底霜、美日灵、睫毛膏什么的呀，还有腹带，日本进口的三十八块钱一个你得买，换换发型，衣服也得选颜色艳的，别那么素净，十六、七的姑娘怎么素净都好看，可是你都三十好几了，岁数越大越得在衣服颜色上想办法，这方面出手得大方，不然你将来怎么办呀？”

朱小芬瞧着于真那只在半空中啄来啄去的鸟嘴，心想她就差劝我花二百多块钱买瓶“101 毛发再生精”了。好象我老朽不堪、我伤寒后期、我已濒临无人问津的绝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朱小芬也使了个于真的口头语。其实于真对朱小芬的离婚十分的清楚，她自己也正在闹离婚，就是老离不成，她丈夫说，就爱她那张鸟嘴，冲着这张嘴也不跟她离。现在朱小芬离了，而于真的鸟嘴还被丈夫霸

占着，这使于真觉得不公平，觉得无形中朱小芬把她给抛弃了。为什么我还没离成，你就先离了呢？她老是想。再说你离了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事，过了三十又离过婚的女人，再结婚哪儿有什么真的幸福，你看你不是黄着脸，干着嘴、脖子上起着皱褶么。

朱小芬脸不黄，嘴唇也不干，头发光泽而有弹性，可是眼看着她就被于真给数落得黄了脸、干了嘴、掉了头发、松了皮。她深知于真将她描绘得十万分狼狈，那关切的数落背后分明的不尽善意——不是么？一口一个“你将来怎么办呀”我怎么办碍着你什么啦？凭什么你那么激动而且……差不多已是恶语伤人。也许于真不是有意恶语伤人。也许她真的看出朱小芬脸黄嘴干头发少，要么就是她觉得她应该看出。既然她应该看出，那么朱小芬不是明摆着已经存在上述现状么？存在决定意识，你的脚碰到了一粒石子，石子不存在怎么会被你的脚碰到呢？纯粹的唯物主义于真。那么于真不存歹意。

朱小芬好不容易支应走于真。打着呵欠转脸就进了卫生间，她一边照镜子，一边拍打自己的脸，心想明天我非他妈跳绳不可！

## 礼拜四

上午十点钟是编辑部例行的工间休息，有人做工间操，有人练气功，有人串着屋子闲聊，朱小芬来到院里的核桃树下跳绳。起初她跳得不太妥当，有点磕磕绊绊，不是绳子扭成麻花就是绕住了脚脖儿。熟悉了片刻之后她跳得妥当起来、潇洒起来。为什么她早不跳？她礼拜一就应该跳，她应该跳着绳上楼，好叫大伙知道她的轻松、她的欢悦。那么一来说不定早就免去了这场安抚呢。现在她得赶紧跳，不然就好象对不起以邹大姐为首的那轮番的安慰。她分明的怎么也没怎么。你看“双摇”已经开始，她的弹跳力依然如故，核桃叶扁而大的形状多象巨佛的眼啊！一股苦苦的清香。

她看见做工间操的练气功的都停下手脚在看她，她看见邹大姐汗淋淋地向她走来，神秘地挥动着白胖的小手，示意她别跳了别跳了。所有的眼神儿和那白胖的小手都使她觉得他们的心情拘谨而又沉重，仿佛在看她的带着镣铐的舞蹈。

果然邹大姐走近她小声劝慰道：“别跳了朱小芬，为什么你还是这么紧张这么痛苦？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

应该放松，没必要非当着大伙儿站在树下跳绳不可。这只能更使我们为你难过。为什么你不能放松一点，比如向大伙说说你的苦衷。放松一点对你是太有益处了。放松吧啊？”邹大姐语重心长，忧心忡忡。这语言这忧心使人丧失了解释和辩白的可能。朱小芬答不上话来。

朱小芬把绳子搭在肩上不甘心就此收兵，凭什么她的心情得靠别人解释，凭什么她跳绳就是紧张？什么叫放松？她怎么才算放松呢？都礼拜四了，怎么这件事还过不去？固然领袖说过“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可也不能把他人关心得不是人了呀！你瞧我究竟怎么呆着才对呢？要不然我干脆出差吧，我得出去几天，我得逃脱这份莫名其妙的安抚运动，不能、不能就这么强迫就范。

## 礼拜五

朱小芬乘了一天火车来到该县的避暑胜地、一座清新的海滨小城。夏日已至，这儿聚集着一些连玩带写作的男女名人。

旅游季节旅客暴涨，仅出站就费了将近四十分钟。待到朱小芬好不容易被人流拥挤到检票口，却又得利索地出站，因为检票员是她的小学同学。十几年没见面了。那同

学在攒动的人头里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朱小芬，并且大喊大叫着什么“听说你离婚了是吗？人家都说那个不要脸的男的把你给甩啦。甩啦就甩啦有什么了不起。开始我还不相信呢。看见你我才信了。有人接你吗？是住华日宾馆？没人接，等会儿让我们那位送你一趟，他就在那边开‘出租’。”检票员嘴里絮叨着手下倒也利索，噌噌地撕着旅客的票。站在一边的朱小芬被她那套语言陪衬着，宛若一个供旅游者观看的稀罕物儿，倒不是检票员有意大嗓门，铁路职工就没有轻声细语的习惯：跟钢铁和人山人海打交道的人，你轻声细语谁知你是不是哑巴呀。朱小芬尽可能原谅小学同学扯着嗓子抖落她的私事，特别是把“甩了”的“甩”说得那么淋漓畅快那么解恨。但无论如何她讨厌检票员那先入为主的推测：干嘛先问她有没有人接？她朱小芬堂堂一个省级副编审没人接她上这儿干嘛来。难道她离了个婚就连去宾馆也得靠了小学同学丈夫的关系不成？她也大嗓门说有车接不必麻烦你那位了。恰巧接她的人挤过来拎起了她的旅行袋，检票员的话闸才算刹住。

朱小芬来到宾馆看见了她的男女熟人，确切地说是男熟人居多，女士们多是他们携来的夫人。他们对朱小芬格外的热情关切，晚饭时抢着为她夹菜。餐厅外面就是海，空气湿润凉爽，一扫朱小芬满面的暑气。菜很精致新鲜，有她爱吃的虾和墨斗鱼。于是同桌人几乎都停止了吃这两样，倒叫她不好意思再伸着筷子贪婪了。

她举着筷子意识到他们是明悉了她的离婚。一刹那她



忽然有种前所未有的莫名的紧张和不自在。她搞不准她该做出什么样的姿态，虽然姿态原本用不着做。她是给安慰得有点发昏了。暑气还未曾彻底散去，她带来了跳绳却预先觉得他们没准儿会说她在宾馆院子里跳来跳去，是造作出不在乎给他们看的。她想起入乡随俗这句话，于是决定不跳了，明天还是去游泳吧。这儿的人都在游，不管是离婚的再婚的还是未婚的，你就是犯了重婚罪也没听说不许你游泳。

她准备游了回到房间睡个一夜安然。

## 礼拜六

这个浴场沙滩很好，细腻而又丰满，朱小芬想起前年她在—个水库游泳，岸边尽是尖利的小石子，硌得她走过来东倒西歪，她的丈夫居然讨好地凑上去要抱着她走，使她象遭了侮辱一般地尖叫起来。难道朱小芬能让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抱着走么？让他抱还不如让不相识的男人抱，她恶毒地想。那时丈夫很讪，掸着光赤的身体退开了。

朱小芬下海游了一会儿就上岸把自己晒在沙滩上，与她同来的两位男作家并排躺了个“三”。

这时她忽然发现两位作家的夫人没来，昨天分明听她